

甫变小乘 全

國朝肇變小乘

莆田陳鴻邦賢氏記

甲申年明崇禎十七年  
清順治元年

明懷宗帝崇禎甲申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據秦府  
僭國號大順偽稱永昌元年興兵犯闕三月十九日  
早懷宗殉國遼東總兵吳三桂聞變走入清朝乞師  
廿六日大破李賊廿九日賊卒衆南走四月廿九日  
群臣謀立懷宗弟名由松建元宏光都南京五月初  
一日皇清定鼎于北京國號順治元年十一月十七  
日張獻忠據成都僭國號大順時叛逆數十

處，史不勝書；其至大者惟李張二賊後皆大清所破。  
次年，自成死于羅公山，獻忠死于西蜀。

乙酉年明弘光元年  
清順治二年冬改為隆武元年

清朝兵下南京，五月初十夜，宏光帝出南京，不知所之。十月鄭從龍芝全弟鴻達迎宗室唐王入福州，即皇帝位，修布政司為皇宮，以福州為福宮，改元隆武，封從龍兄弟俱為侯，並其族弟為伯。從龍子鄭森賜名成功，賜姓朱氏，自後人稱國姓。

丙戌年明隆武二年  
清順治三年

李朝偉係蒲禧所千戶，陞任

鋪

福州差人拿問各館監旗保  
少年為首，大呼從者數百人。  
繼祚黃鳴俊俱為閣部。鳴俊長子隨班朝見，隆武君  
問其名，奏曰：小名天復。君喜曰：此名兆天之復也。命  
為監軍，督兵勤王，在家招兵三百名，令本府魯指揮  
為將，同統兵北上，與各府並至浙江開化縣扎營。沿  
途騷擾，與清兵對壘月餘，忽一日烟霧蔽天，清兵乘  
霧來攻，閩兵不知所措，逃走不及，被殺殆盡。魯指揮  
陣亡，黃監軍逃回，興兵十存一二而歸。南洋鄉霸方

懷忠率數鄉農民，蜂擁城下，聲稱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則加二加三不止。分守道柴世挺登城面諭，即准出示，取租只許加一。世變官從民便，竟闕奉行。江西益王南下，從城外而過。金谿王全弟文昌王奔至福州，命駐仙遊。仙遊閉城不納，云曾傳一識。金谿及仙邑破，知縣乃金谿人，金谿王兄弟俱有太監隨行。聞仙霞三閑二處各有重兵保守，但新招之兵不諸征戰。九月，清朝王師征閩，兩處兵敗。隆武君至延平，不知所之。各官俱走閩籍。鄭從龍兄弟亦閩安海。鄭成功率部下十八人，從海而走。王師入閩，不由

三當作移  
移

貝勒名博洛

張鎮者都督孫應元也。

張鎮守興化

丁亥年 皇清一統順治四年

夏秋之交山中海上有義旗之擧山寇從渝潭而出各官招鄉兵三百名設千總二員督至華亭地方與賊對陣被賊殺死遇半八月巡按周世科湖廣人出巡興化知府胡允貢貪婪周令家丁入府抄取贓物將允貢解省監候調別府推官黎署府印時山海搖動

谷即穀

丁不寧速三字可刪

谷價日湧。城中富家，谷在鄉下山間，欲搬回恐客兵  
強買，不搬又恐山海阻捨。周察院巡按泉州聞警急  
不寧速回興化。百姓告投米價日湧。察院即拘城中  
米戶十餘人，各責杖刑，令速取米來糶。雖未店藉此  
高抬，亦富室閉門湧價，與米戶何涉？竟米價不平。北  
門兜米戶林一娘責累而死。龍坡鋪鄭川姐因受責腿  
壞，不能開鋪，剩谷三十餘石未糶。至次年每石糶銀  
乞當鋪甲，借明起義。于十七日擁數百人，豎旗松嶺  
頂，後塘方族，此日祭墳。賊多方宅佃戶埋伏待候，擒

潘忠瓊，甫志作潘忠。廿六兩，驟得二百餘金。

九月，常太里鄉霸潘忠瓊，素

數人斬首祭旗。張都督懷疑，不發兵追勦，致賊勢愈

熾。廿七日，擁至北門外四度嶺、西庚等處，出城者多

被擒捉。被擒捉海上賊船往來，招兵不絕。四方俱舉義旗，

柯墩或係官墩  
之變者今存錦墩

有一陣隊扎南洋柯墩。張督遣騎兵三千，與步兵往勦。

義兵詐退，官兵下馬入室抄掠。義兵驟回，奪去戰馬

數十疋，殺死馬步兵數十人。各官仝鄉紳議招鄉

戴加祉、蒲風清、錢集作  
戴嘉祉

鄭王臣、蘭陔詩話、戴士瑛

兵部侍郎彭汝楠、子士模，字燥，俱為監紀推官，嘗掌

宮，未進封以城時，結壯丁為鄉兵。察院令吏部鄭鳳來為監軍道，時遊手之民極

內應，後為王士玉所害。多，一招即三四百人，每人均方領米二升，未經訓練，次

董穀以詩乾之云可耳  
有賢兄功成灑碧血  
別士瑞並非背叛袒國  
之人何小栗所記之乃通  
得其反

日即令出城禦賊，被殺數十人，傷回極多。從此城門  
緊閉，夜令百姓守塚。一塚一民，一兵監之，恐有內應。  
守塚民夫，須日夜備酒餚，與兵買好，方得無虧。此時  
貧者有守至二三月，飢寒死于塚邊者，有苦累而死  
者。此時富者因租難運入城，日夜催人守塚，又用酒  
餚供督塚兵，又榜納塚餚，又取米供給兵糧，又條鞭  
加餉，又設立守塚器械，雖富者至此皆窮。時操依

明朝所編，為縉紳甚多，不甚公勻。後隆生員陳某，後  
村富民林某，因守塚受虧，具狀赴察院請秉公再編。  
周院以變亂塚規，各責杖，仍重罰。時閏城匝月，百姓

五  
飢餓甚慘。忽城外射書入城，各令官開門納降。恢復  
明朝城民訛傳賊來降，我欲開城門往城外覓食。東  
廂一帶數百人擁至南門兜，各官俱在南門樓見百  
姓紛紛，張督因敗陣數番，又見山海猖獗，疑城民有  
通賊之意，遣馬兵趕逐百姓，不敢有開刀之意。黎府  
盛縣全跪稟曰：百姓絕烟三日矣，紛紛因飢而來，非  
他故也。張督乃息差兵詐問百姓，如慮出城者可報  
名。未龍坡鋪江使人者賣烟為業，因閉城煙葉罕貴。  
欲出城買烟，遂報為首名，共三十餘人。諭令暫回，瞬  
息差兵拿問，俱欲處斬。黎盛二公百般勸解，令斬一

蕓  
麻  
當  
櫛  
桃  
杷  
之  
誤

半二公苦求俱釋，張督令將首名割鼻示衆，餘准免。從此食物皆貴，米三分一筒，豆腐三分一斤，肉二錢一斤。城外冬稻方熟，遍野垂金，無人敢刈，以資賊餉。圍城已久，各官差人往省催取救兵，被賊獲殺，不見一回文。時四方俱舉義旗，面生寸步難行。城民久餓，百計謀食。小西湖蓮藕甚多，取食無餘。有掘芭蕉頭而食者，有撈水壅菜而食者，有採蕓麻葉而食者，先將此葉煮滾，撈起切之，用冰再煮，味如芥藍菜。有取水蘋頭而食者，此物難食，入口大癢，難容。十一月初，米糶一錢一筒，大小麥同價，有銀無處買。一日，城兵

出城追賊，賊已遠去。四亭有農民四人逃走不及，即捉來斬首。頭纔落地，四人之肉已被飢民刈盡。尚有骨帶些肉，後至者細剝而去。此後有人被斬者，瞬息只見其骨，亦有婦人來割者。有一二不甘坐斃，意城外覓食，乘間越城而出，遇兵以為謀反，受刑。遇賊以為奸細，盡殺。山海之賊，俱離城三四里屯扎。官兵將近城房屋，一概折毀，木料搬運入城為火柴，數千間民房，一旦作坯墟。賊多夜間攻城，天明即去。鄉村窮民偶過郊原，城兵潛出擒捉，斬其手足，剝其衣服。從此城外之人被獲，不分民賊，用木棍一條，丈二

長埋一半于地中，一半削尖向上，將所獲之人衣服剥盡，兩人抬上，兩股扯開，谷口放木棍尖上，兩人一齊拖下，如挿燭一般。有穿腸下而出尖，亦有穿肩上而出尖者，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真可伶也。時呼此刑曰挿燭。又有將所獲之人，頭髮拴于柱子，先砍兩手，次砍兩足，後斬其頭，復碎其胸，又抉其肝，旋斷脣下，四分五裂，方快其心，遂刑皆張督之兵所創也。時城中老幼飢死、累死、苦死、疾死、痘疹死者極多，大小棺柩，權貯城門內曠處，俟城開抬出，畧埋而急回。每門一出，有數十左右，亦有草薦裹者，用席包尸者，不

可勝數城門一日一開，開只半時，仍塞半扇。

原興

化遊擊楊耿今為國姓部下駐扎潭頭橋。國姓部下  
曾六曾七兄弟駐扎蘆浦。材行林廿五使駐扎北洋。  
王師駐扎涵江。王似玉兄弟駐扎南洋。潘忠瓊駐扎  
西山常太里。尚有隨處不能悉記。城外鄉紳舉人各  
招兵起義。閣部朱綰祚。吏部余颺。原遊擊李朝偉。舉  
人劉元會。林尚奎。無論官職大小俱名曰營官。閉城  
兩月。攻城數次。一黑夜賊至城下。以龍舟倒覆抬至  
城下。以抵城上木石。用火燒城門。竟不成事。楊耿連  
日用大貢銃打進城中。銃子如錘。重四五斤。一發喇

喇有聲打落屋上椽桁皆壞涵江巨富姚伯睿受海上都督招兵製器大開衙門有姻家游組侯寓城行醫官府令說伯睿歸順伯睿不與相見即令斬首馬峯蘇六哥住城後街乃兄玉齊外間起義偶獲一賊稱玉齊部下張督拘六哥並本鋪保長鄭冲陵鋪左右鄰共四人各用門扇板將人釘于板上發鼓樓前示衆冲陵肥胖難受用銀買兵丁踢囊而死鋪甲釘一日夜而死左右鄰未死黎盛二公苦勸釋放醫治而愈蘇六哥不在家拿其子挿燭其妻走逃黃軾黃轍家即拿二人用竹鉗鉗口遊街示衆黎盛二公

稟稱軾轍乃德義生員蘇妻潛逃空室寔不知情准  
釋放御史宋禎漢潭子祿姐係余吏部廳女婿周院  
怒吏部起義將祿姐嚴夾痛責祿姐難當自縊而死  
又布政陳玄藻子生員憲館令僕寄書城外親眷被  
兵所獲周院將憲館釘門板而死陳布政尚在無可  
奈何仍拘憲館妻祿姐妻嚴訊憲館妻自幼隨父任  
正音玲唓庭辯激烈周院無如之何俱行釋放李朝  
偉家丁馬管入城探妻因閉城不得出周院探知謂  
是奸細即拿梶首妻給賞兵丁時浪子勇夫稍能拳  
棒者一知即拿梶首無因而死者亦多張督視民如

彭遇龍舊志作彭遇騰，敢妄行。十一月十七日，分守道彭遇龍帶領福州度蓄語謂路曰度

兵五百援興化由山路而來，黃昏入西門時，帶來米不多，于度掠未穀猪雞而來，猪肉買一錢一斤，米三分一筒，亦濟一時之急。官府令各鋪男女老幼報上冊，次日每人給號布一片，闊三寸，長六寸，上印滿州字數字，令縫在衣背上，好出入行走，無此者即是奸細。十九日，省兵興兵出城勦賊至新溝黃墩附近之處，賊見即走，百姓逃走不及，新溝一鄉百餘人被戮，只在七人。各兵搬搶米谷衣物甚多。廿二日，令百